



名家名作宝库

第四十一辑

中国近代

ZHONGGUO JINDAI
MINGJIA MINGZUO BAOKU

儿女英雄传

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

• 第四十一辑

儿女英雄传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第四十三回 安龙媒新接督学印 卫方伯细诉愚民情

话说舅太太与珍姑娘到了邓家庄，褚大娘子、姨奶奶都接了出去，见了面了，一同拉手进内。到了上房，早见九公出了房外，招呼叫应，问了好。那九公到底是个爷们，不便多谈，问了几句活，就出去了。那其间褚大娘子忙让座行礼让茶，不过那些闲文，且不必提。惟有那二姑娘偏要絮絮叨叨的问长姐道：“他们两位到底怎么不来？你那太太怎么也不来？”长姐被他问得实在无可如何，才说：“两位大奶奶如今都有了喜了，不能坐车，所以才要了我去伺候大爷，一路同来，等两位大奶奶分娩后再去接。”二姑娘这才明白了，忙问道：“他们俩怀孕算了命无有？不知是男是女？我们这庄上有个刘铁嘴，算得最准。当初他替我算命，说有两个儿子，如今可不是生下他们两个孩子？可惜你两位大奶奶不来，不然叫那刘铁嘴算算，管保就算出谁养男，谁养女了。”这些话舅太太、褚大娘子都已听见，由不得好笑。那时褚大娘子忙吩咐摆座位，安放杯筷，请舅太太、珍姑娘吃饭。安好四个座位，自然舅太太上首坐，珍姑娘在东，二姑娘在西，褚大娘子在下首相陪。老妈们端菜烫酒，褚大娘子与二姑娘两人一齐送酒安席，然后归座。

席间讲些闲话，舅太太道：“我们真忙得糊里糊涂，也忘了给九太爷、姨奶奶、姑奶奶道喜呀！”褚大娘子道：“熟人哪里还讲这些过节？”长姐道：“快将两位少爷抱了来，我们见见呀！”姨奶奶道：“我早将他们两个打扮好了，等着见客。谁知





这个当儿他俩又睡着了，等我去瞧他醒了不曾。”说罢，跑了去了。不多会，同了一个老婆子，每人抱一个孩子，来至跟前。舅太太、长姐忙上前去接了过来，抱着细看，齐说：“这两位少爷好品貌，长得有福气，大起来定要强宗胜祖，富贵双全的。”姨奶奶、褚大娘子同声应道：“谢谢你们两位的金言，但愿如此，也不枉我们老爷子偌大年纪才生下他。”大家这一阵抱孩子，欢笑畅饮，不必细说。当晚收拾房间，安置舅太太、长姐二人住宿。邓九翁也进来说说话，言明多留住几天。这且搁起不表。

再说那安公子从邓家庄回公馆后，次日动身，按站进发。那日到了省城，城外十里接官厅早有山东全省文武大小官员前来迎接。为首是抚、藩、臬三大宪，请过圣安。安公子这才下轿进官厅，与众官员相见。除抚、藩、臬外，又有运台、首府、县等上前参见。安公子格外谦恭，凡行礼者，一概还礼回叩，满脸笑容。各官都暗中说：“这学台少年科甲，圣眷优渥，看他倒一点不拿架子，是个好伺候的钦差。”当下在官厅中略谈几句，随即上轿进城，各官同人城。那时首县早已预备了新学台公馆，有人伺候轿子进城。家人请示：先拜各官，是先到公馆？安公子吩咐：先到公馆，明日再拜客。家人传下去。少时已到公馆。下轿进去后，当下就有各大宪来拜访。首府、县禀见一概挡驾不见。安公子实在一路辛苦，要歇息养神。到了公馆上房，换了便衣坐下。家人奉上茶，随即催茶房要点心，用了点心，然后摆席。安公子也用了几杯酒。吃毕饭，掌上灯烛，料理些正事，命家人打开衣箱，取出衣服，次日好换。二更以后归寝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清晨，起来梳洗已毕，用过茶点，吩咐打轿伺候出门



拜客。少时间轿马齐备，安公子忙即升轿出门，先上院拜抚台，姓苏名卓，是个翰林出身。安公子拜会，苏公忙请，亲自接出暖阁。安公子照翰林院衙门规矩，以七科前老前辈称之，自己称晚生，不肯先走。苏公让之至再，无奈，止得手拉手的穿大堂，入二堂。到了花厅，彼此下拜，让座送茶，不过那些俗礼。苏公先请示接印日期。安公子道：“晚生年轻，蒙恩简放学使，任大责重，只恐无才，难膺此任。诸事求老前辈大人指示方略，免得贻误。”苏公道：“大人说哪里话来，久仰盛名，是当世才子，况兼家学渊源，何谦恭如此！弟暂摄学使已经两月，今幸得大人驾临，择好日期，便可交印。”安公子道：“容择定日期，再当奉闻。”

二人谈了半个时辰。安公子告辞起身，随即去拜藩台卫方伯。当时请会。那卫公系安老爷乡试同年，名邦彦，湖南人，由御史京察简放知府，升授山东藩司，是一个老成练达的能员。安老爷素闻其名，常通信问。公子止得用年愚侄帖拜会。卫公请进，忙亲自迎了出来，在大堂暖阁外立候，一同入内，公子以年家子礼拜见，卫公再三连称不敢。宾主谦让一阵，止得以宾主礼互相拜见。让到书房归座，卫公先问了安老爷起居，公子道：“家严托庇平安居家，精神尚健，侄儿此番奉命膺此重任，蚊负堪虞，务乞年伯大人教诲，以开茅塞。”卫公道：“大人大才素著，乃华国词臣，经纶满腹，何难整顿风俗！但山东近年士风倒能确守卧碑，不致离经背道。所可虑者，海盜横行，勾结本地匪徒，抢掠人民，动辄聚众。地方官欲捕盜，又无兵。稟闻大宪，偏遇这位老中丞以姑息存心，诸事畏难，止图消灾弭患，暂顾眼前，因此下属讳盜，有许多抢劫大案，却不敢稟报。匪徒愈忌惮毫无，此真心腹之一大患也。大





人此次奉命观风整俗，兼理民情，若照前任学使，止管各学士子，不问地方兴废，不过科岁两考，严行甄别，出示晓谕，各学士子正心诚意，不准流入邪僻一路，此易事也；若放牌收呈，要兼管地方，只怕有许多无头公案告在台前，那时不问不可，追问根由，须得大费一番整顿，甚至还要弄到发兵遣将，大动干戈，才能济事。大人现在职任衡文，重在考试，而观风整俗，又兼管地方词讼，若二者相兼，止恐顾此失彼，非预先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妙法不可。”

安公子道：“年伯大人有何两全妙法，请示一二？”卫公道：“整顿风俗是除暴安良，考选真才是求贤取士，至于屏异端、除邪说，但责备各属学师，明定章程，久而自化，这倒不难。所难者，身临一府，考试有一定日期，多住数日尚可，若一事不完，必须等候，不定办一件案子三月五月的功夫，耽搁下去，都是有的。那岂不误了试事？此不可不虑也。若将地方一切案情推出不管，又何以负整顿风俗之名，受朝廷简任之恩哉！据本司愚见，顾不得中丞，止有将山东现在盗风日炽情形出奏陈明，非一朝一夕能了，非学使所能兼顾，请旨简放学政，专司考试，任其易。臣情愿稽察匪类，除盗安良，整顿风俗，膺其难。务求天恩，宽以时日，不定限期，数年之后，必能见效。如此一奏，静听圣裁。倘皇上责成抚臣，则大人可以专办考试，不必与闻地方之治乱矣；若另放学使，专命大人办理地方盗案，那时巡行各府，访察匪徒，恩威并用，惩劝兼施，庶使东鲁苍生咸沾教化。似此大人谅亦乐为，亦优而有为也。”安公子听了这话，十分佩服，应道：“但此事出奏，恐碍着中丞面上，莫如与他商量，会衔同奏，何如？”卫公道：“不是本司背地轻慢上司，大人若将这番情形同中丞商量，会衔人



奏，管保他一定拦阻，说何必要揽这些难事？止须考试时警戒生童，劝化一番，责成各学教官每逢朔望宣讲圣谕。有那品行好的，举他优等，品行不好的，报他劣等。文人学士，风俗攸关，士风一变，民俗因之，观风整俗，即此便是。那盗案等件，乃有司之责，局外人何必多管？况且三年限期一满，就要升迁，何苦费心劳力，必要说这一套话，大人听不听，奏不奏？本司所以要请大人自己酌量拿定主意，要做一番事业，非奏明不可，又何必会衔哟？”安公子道：“年伯高见不差，侄儿当拟定奏稿，再求斟酌出奏。”说罢，告辞出来。随又去拜臬台、运司、道台。拜完后回公馆，话不烦叙。

过了三日，已是接印吉期。抚台遣中军送过学台的印与王命、令旗等件，安公子拜了王命，接了印信，择日搬进衙门。先将本署公事逐件细细检点，查阅一遍，又问幕中一位师爷。师爷是前任留下，抚台荐的。此人姓孙名俊，号静峰，是个老叟，浙江人，熟悉公事，人品甚好，又能看文章诗赋，已经在山东学署三任矣。凡考试之事，无一样不精且细。安公子与他谈了些公事，慢慢的说到地方利弊。静峰道：“山东人员素称强悍，近海州县每出大盗，与海中强盗联盟，为之销赃，贩卖粮米、火药，接济盗船。地方官若察拿严紧，全行逃往海中，平静后又复回来。此等案件，大宪明知也不追问，所以患愈深，欲办无从也。至放曹、沂、兗三府，本地之民视性命如鸿毛，目王法为儿戏，明抢暗夺，以强欺弱，聚众抗官，混不畏死。山林之内，多则千余人，少亦数百不等，路上抢劫。报官，官亦无法，谁敢往捕？徒伤性命。是以十余年来，大盗公行，都有名号，如最出名者沂州之天目山飞叉大王宋万超、兗州白像岭之神臂太岁伍良霄、曹州之青云山神弹子张七大王万



宝是也。此三人者，手下各有千余喽罗，啸聚山林，每出来借粮，近山的按时贡献，佛眼相看。若有大股客商携带银两货物，被他探着信息，任凭他走哪条路，他也要取了你的。倘若一个不好，连性命都送掉。如今士子们倒不致造言生事，甘人异端，整顿士林是一桩易事。就是要想除暴安良，那真费大了手脚了。第一要雄兵数千，第二要大将数员，第三还要不拘时日，慢慢的访察，然后调齐人马，四路合擒，水陆两路，一同严拿，方能除害。岂有学院考试之余，能办如此重大烦难之事耶？止好奉行故事，出几张告示而已。三年任满，自然有人接手，何必自寻苦吃，出头来办贼耶？大人以晚生之言为何如？”公子道：“先生之言不错，容弟缓商。”当日忙在灯下写了备细家书，禀告安老爷，并讨主意。又修了一封禀启，将大概情形，并请幕友顾朗山迟日可到，此时拟出奏山东盗风日炽、学臣恐难兼办整顿风俗与考试文才，非各司其事，方不贻误云云，请示老师，再定行止。寄信与乌老师，由马上飞递，这且按下不表。

再说舅太太、长姑娘在邓家庄住了数日，舅太太心中惦记着外甥，连催了几次，一定要动身赶任。邓家父女见留他不住，止得备了送行酒饭，饯别一番，叮嘱回京之日，便道来此多住数日。诸人一齐答应，洒泪而别。褚、陆、赵、冯一路随行，走了数日，已到省城。并不惊动一人，悄悄进城。到了学台衙门，那安公子忙在暖阁迎接舅母。大家见过，长姐上前叫应，不必细表。当下安公子忙传见褚、陆四人，温语道劳，收拾住房，令人伺候。

接印已数日，就有学老师来禀见，请出题观风。首府又禀请开棚考试日期。盖前任学台尚欠一府岁考，所以请示。安公



子与学老师斟酌出示，先行观风，至欠考之属，科考补行，并考可也。那时正盼顾朗山来，看着已一月有余，已定准观风日期。那一天，安公子天明即升堂点名，约有八百余名生监，六百余名童生，学台出了生、童两个题目，生题是《经正则庶民兴》；童题是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》；诗题是《学然后知不足》，生、童一题，得“知”字。题目出了，悬挂起来。安公子坐在堂上，正襟危坐，一步不移。那些生童各归号舍，用心作文。等到申末，早已净场。放牌毕，礼房将生、童卷子呈进。安公子那时幕中早有各大宪荐来师爷看卷子者数人，当将卷子分给这几位师爷评阅，自己也拿了几本卷子看阅。那文字却不过平铺直叙，敷衍成文，连看数卷，都是如此，也只好降格以求，随意取了在特等。

次日午后，门上回进来说，顾师爷到了。安公子听说，心中十分欢喜，忙吩咐开正门相请。忙换了衣冠，迎出大堂。止见顾朗山随身便服，缓步登堂。公子忙叫应道：“朗山先生真是信人，果然五十日之期台驾已到。弟在此无日不盼望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上前携手同行，一直步入签押房中。朗山长揖打躬，公子恭恭敬敬还揖，让座送茶，又吩咐备酒筵与顾师爷接风。彼此先说些途路之事，慢慢说到观风考试，不久就要出棚去考。安公子就把那卫方伯所说的话说与朗山一遍，自己已写信进京请示乌老师，若以为可，再行人奏。“先生，你看此举如此一办何如？”朗山道：“此举是正办。从来学院虽说放告，不过管的学中之事，地方之事不与闻焉。此番既蒙皇恩命为观风整俗使，即昔日之巡按，那词讼自然要办。遇着疑难大案，焉能限以时日？这是考试文章不能兼顾的，所以必须奏明，请旨定夺。若命专司考校，则易如反掌，又不耽沉重。但是风俗





焉能在考拔文人中就能转移？非大人振作一番，严办几个罪魁祸首，使民方有所畏惧，清理冤狱，除暴即所以安良。访察孝子、贤孙、廉士、节妇，为之表章，庶使闻风者有所观感。山东地方民情强悍，好勇斗狠，是其本性。曹、沂、兗三府本是盗藪，青州、登州又通海口，盗船往往由此出入，时有抢劫之案；还有勾结土匪，私贩粮米火药，暗通海盗，此二患也。若能稽察海口，使米粮无接济之便，海中盗匪必往他省，不来山东。然后再通知各省，会同严拿，贼盗不难除也。所难者，曹、沂、兗三府地方辽阔，山林啸聚之徒多至数百人，少亦有百十人。抢劫案出，不过地方派差役严拿，差役明知其人，也不敢去拿。间有州县认真办事，请兵会同武弁带队往拿，那贼早已闻风，潜身他处，迨日久事缓，又复回来，依旧抢掠。此真心腹之患也。要除此患，非派一二统带武员，带领得力兵勇，将探明贼窟四面围拿，不使漏网。然此事非奉旨，不易办也。”

安公子听朗山说的这一番话，真是明白晓畅洞见隐微，连称：“先生所说一点不错，目下只有静候都中信来，再商量入奏。而今且发放这些观风生、童。”忙催着师爷们把卷子看好了，亲自重阅一遍，详定甲乙。也有照旧的，也有改过的。阅定后遂发案传见前十名，面领奖赏。第一名是历城县廩生，姓陈名鼎，年纪三十余岁。文章作得饱满精神，字也写得好。第二名姓梁名兆先，是府学增生。第三名姓牛名登榜，是德平县附生。学台发案后，先传见学老师，随后传见这十名考生。那陈生等十人，蒙学台考在前列，心中欢喜。谒见之时，十个人一同拜见，跪了下去，拜了四拜。安公子受了两礼，忙即回礼，起来让座，逐一细问年岁，勉励了一番，命人将奖赏取



到。除膏火银两外，还有笔墨书文，按名次分给每人，又给了一本《圣谕广训》，嘱咐他们逢朔望日在庙宇中讲给人听，谆谆劝他一番。那些士子无不佩服感激，拜谢而散。

这里省城观风考毕，首府就请悬牌出棚考试。那时正届岁暮，安学台对府县道：“今年岁暮，除夕在即，止好明正出棚考试罢。”府县答应下来，静候明岁行文通知各属办考。这且不表。

书中要说安老爷了。那老翁自从儿子出京后，在家无事，闲中看看书，随意散步，庄园左右玩玩山林景像。心中虽说惦记儿子，好在山东路近，信息常通。自从出京后，已接过两封家信，已知同邓老翁亲访李素堂，不肯出山，荐了顾朗山，不日可以到馆，老爷早放了一半心。随后又接着到省之信，何日接印，现在观风考试云云。那一天又接了一信，从头细看，才知山东盗风日炽，士风不难改变，要想除暴安良，却不能兼顾考试；若专意膺学使之任，那整顿风俗就不能兼顾了。据幕中老友同卫方伯所言，非奏明大概情形，请旨训示，事关君国民生，却不能替中丞掩饰一切。安老爷看了信，不得主意，赶紧进城打听。乌大人那日在城内有事，不下回子，忙去拜会。乌大人听说老师驾临，忙迎接出去。他二人要商量安公子出奏之事，各样议妥发信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

第四十四回 写回书指示门生 谈往事忆及杰士

话说安老爷因接了安公子家信，不得主意，因此来见乌大人。那乌克斋正因为接了门生一封密信，要他指示方略，一时难以回答。这个当儿，偏偏老师光降，克斋不胜之喜，忙请老师进来。施礼已毕，让老师上坐，一旁陪坐长谈。那其间是安老爷先开口道：“驥儿前日有信来，述及山东近来盗风日炽，非旦夕能除。听卫方伯与幕友之言，拟上折奏闻请旨，分别办理，学臣恐难兼顾。我今日特地来与老贤弟商议，究竟这样奏章上得否？乞老贤弟斟酌赐示。”克斋道：“老师明见！龙媒非喜事之人，苟非万不得已，焉肯舍易而取难？此皆由他一片忠心为国，足见老师平日庭训，移孝作忠，不辞劳苦。果能照此一奏，整顿一番，则山东之盗风自息，龙媒之忠悃必传。据门生看来，不过两三年内，山东必大有一番起色也。门生拟即付回书，令其速奏。至苏中丞，素来胆小，非任封疆之人。大约奏人，圣上必有以处之，无烦老师过虑也。”安老爷听了这话，与自己之见相同，点头应允。辞别回家，忙写了回信，信中云：“乌老师以为可奏，盗风既如此猖獗，焉有不办之理？奏折须说得婉转，要替抚臣预留地步。”将信写好，随即寄去。

那时安太太也看了公子的信，一半懂得，一半不十分明白。细问安老爷，才知道是要整顿风俗，除暴安良，但是盗贼啸聚山林，人数不少，非用兵不可。幸亏邓九公荐得有四个人，都有本领，大概去拿强盗也不致费力。想山东有名的强



盗，邓家翁婿必知。太太想到这里，忽然想起媳妇来了，那何家媳妇曾在山东道上做过侠客勾当，大约那盗踪所在，他必有所闻知，何不先问问她？太太正欲去叫媳妇，这个时候，恰好两个媳妇刚刚走来。安太太遂叫他：“二人且坐在一旁，我有话正要问你。”玉凤、金凤二人忙道：“婆婆有何事要问？”安太太道：“你们可知道如今山东强盗都各霸一方，抢掠财物，不怕王法？玉哥有信来，说是要奏明主子，大大的剿办严治一番。玉凤媳妇，你不是熟悉山东路上情形，那有名的大盗，料来也知道些风声，将来拿起来，费手不费手？我所以要问问你。”何小姐闻言道：“从前媳妇虽说在山东创出一个门面，绿林中也知道我这个人，不过在青云山远近二百里之内。如海口与兗、沂那些崇山峻岭，身既未曾亲到，纵有甚么出色强人，媳妇也不知晓。据媳妇想起来，止消写封信去问邓九师傅与海马周三等那些人，如今是收手不做强盗的了，然而绿林中人，他们总晓得些根底。问了他们，万一这里面或有劝化改邪归正的人，就可以劝化；若一定要动武，那褚、陆、冯、赵四人也够用的了。倘人不敷，何妨叫出海马周三等来，听候差遣，办清了盗贼，还可以提拔他们一个小小前程。看来此事一举有三样方便。婆婆看媳妇这拙见可用不可用？回来请婆婆与公公商议，再写信给玉郎，何如？”安太太闻言，连连称是，果然说得不错。

一时等安老爷进来，太太就把何小姐这些话照样说给安老爷听。老爷听了，说：“此话何不早说？要早说一日，我信中早将这话寄去；如今信已发了，只好随后再寄信罢。”这个当儿再无有这么凑巧的了。是甚么凑巧？原来是乌大人写下回信，差人送来请安老爷加封寄与安公子。安老爷接了这信，忙





又写了一封家信，就将何小姐所出主意，叫公子寄信，差褚、陆四人内着一人去邓家庄，面交邓翁，打探海马周三与郝金刚等现在何处，作何营生，要细问他们那山东现在曹、兗、沂三府山林中人可有甚么熟人，可有甚么厉害角色，一一探明，等到访拿用武，好预先防备。此信写好，连乌大人的回信一并密密的封固，交提塘速寄。这里寄信按下不表。

再说安公子写信去后，每日与顾朗山商议出奏的折稿，宾主二人都是一样见识，说务须等候乌老师信到，方才拟稿。等了半月，那天接了安老爷回信，拆开细看，方知老人家已经去见过了乌老师。那出奏一层，老师亦以为然，但无回信，止好一面拟奏折，再候信息。顾朗山拟定一稿，言语简括明白，又不得罪中丞。安公子看过，十分佩服，袖了折稿，拜会卫方伯，将奏稿送与方伯看视，求他斟酌改削。那方伯看完，赞不绝口，连称此至当不易之论，悬之国门，亦无人能易一字，就照此誊写出奏。安公子答应了“是”，回署忙请人写好，细看一遍。正要拜发，那安老爷二封家信已到，且有乌老师回信在内。拆开一看，无限欢喜。又有邓家庄探访诸人一节，登时提醒了他，忙即拜发折子，差官进京奏本。苏抚台止道他奏的不过是考试之事，万不料这奏是要整顿盗风。发折后，安公子才将乌老师回信与顾师爷看，又与卫方伯一看，随即自己写下一封书信，恳恳切切、清清楚楚的有原有尾托邓老翁探明海马周三等，兼问他绿林中大概情形。封好了信，外又捎带几样食物，专烦那褚一官辛苦一趟。褚一官接信，捎带了行李东西，与马夫二人跨了快马，往邓家庄而来。

不言褚一官回家。再表上次书中所说的改邪归正那几位绿林英雄：为头是黑金刚郝武，其次海马周三周得胜、截江獭李



茂、避水蛟韩七、金大鼻子金大刀、窠小眼儿窠有光、一篓油谢标、草上飞吕茂材、叫五更董方亮，共是九人，因为一言感悟，都弃了绿林，洗手不干。邓九公又把庄外余地数十亩，送与他们自己造房居住。还有青云山前后左右与青云堡一带空地，因地僻人少，无人开垦，有了他们这些人，大家出资，将这地全部买下，开垦出来，种起粮食。也不计他多少亩数，但合算一年收的粮食，足够百余人吃。所谓天下无难事，只要有心人。妙在他们这九人义气相投，胜于骨肉，互相照应，毫无私心。不惟男子如此，就是那女眷，也合意同心，做起人家。春种秋收，真是老农的本色。有时大家闲暇，列坐在树荫之下，谈些家常；聚饮于茅屋之中，尝些村酒，就不尽的快活。那九人中，惟金刚郝武有老母在堂，有一妻一妾，生下两男一女。长子名应熊，次子名应蛟。长子年方十九，次子年纪十六。女子名菱姑，年方十七岁，是妾所生。周三之妻单生一子，名良佐。一篓油谢标一妻二妾，独生一女，无子。女子年方十六岁，名琼花，武艺精通，人材出众，谢标爱如珍宝。那郝菱姑也有膂力，能舞枪弄剑，却不如谢琼花。其余如韩、金、李、董、窠、吕六人、半有家眷，半无妻子，无关紧要。如郝、谢两个女子，是将来擒盗得力之人，郝、周三个小将，也有一番用处，所以特地表出他男女五个。看官须要牢记。

闲言少叙，言归正传。再说褚一官奉了安公子差遣，给邓九翁下书。他焉敢怠慢，忙收拾好行李，叫了一名马夫，选择两匹快马，登时起身。马上加鞭，走了两天半，已到邓家庄。直入庄内，方才下马，忙进内房，见丈人、妻子，取出安公子的书信，呈与老翁。老翁忙拆开细看，信内写得明白浅显，并无深奥文法。老翁看了，竟全然懂得，对一官道：“姑爷，你





辛苦了！且去歇息歇息。这件事不是忙的，等个三天两日，才能够打听出个消息。你先别着急，先到屋子里看看你孩子。渴了，你就喝茶，饿了，快叫他们给你弄吃的，别教肚子受委屈。听见我这话了么？”一官笑盈盈的答应道：“听见了！你老人家不要操心。”果然回到卧房。

他妻子直个亲自张罗起丈夫来了，叫人打水，催着他洗脸，吩咐厨房杀鸡蒸馒头，炒肉打酒，替丈夫接风洗尘。连那孩子，也牵衣不放，问短问长。所谓天性相关，不期然而然也。那其间，褚大娘子问道：“到底衙门内有些甚么要紧事？如今是为了何事写信给老爷子？你总该知道，你说给咱们听听。”褚一官道：“这话一时说不清，要从头讲起。是为山东如今盗风日盛，地方官不敢办，姑且一日是一日。少大爷是要想大大的整顿一番，又因学台还要考试，怕顾不过来，所以商量要奏与万岁爷知道，另放一个考试文章的学院，少大爷专做他的观风整俗使的钦差。如果主子准了他的本章，那时他就到处放告，密察私访，要除暴安良。但恐那强盗中有本事非常者，不得不先预防，所以写信给老爷子，要请他老人家问问郝金刚、海马周三那些人，可晓得如今山东那些响马是谁最厉害，谁可以劝化。郝、周他们久在绿林，必有耳风。倘然碰见强人一定用武，我们四个也防着胜不了，请他们做做帮手。这些主意，却是那顾师爷出的。真要弄到打战调兵，只怕要谋个保举，巴结个小小功名，也还有望。”褚大娘子听丈夫说的这一番话，笑嘻嘻的答应道：“原来是这么一件事。据我看起来，主子一定准的。八府巡按原是要像包老爷、施大人那么烈烈轰轰的做一场，才显得出是个忠臣；若光晓得收门生，要赞见，坐在大堂上威风凛凛，谁敢不遵，一旦碰见闹出事来，或兵变



顷刻，或盗发目前，早已吓得面无人色，告病回乡，不俟驾行矣。像这样学院，我常听人说叫做中看不中用。少大爷断不如此。就是他的两位老人家可胆小，保不住要拦阻他整顿除盗的一团高兴。”一官道：“二叔早有信来的了。信上说办是正经，连他那老师也说出奏是应该的。你想大家意见相同，这一团高兴是决不会扫的了。但不知那强盗共有多少，在何处啸聚？他若肯闻风远遁，那最好的了；否则改邪归正，早早投诚，也有生路。若倚仗有些本领，竟敢抗拒，那种人就死不足惜。”他夫妇二人谈了半天，然后去看望老翁。不多时天晚，吃过夜饭，大家归寝。

次日一早，邓老翁起来梳洗毕。用过茶点，叫了褚一官一同出了庄门，往庄外去访周、郝二人。相隔不过一里半远，翁婿二人信步偕行，不觉已到郝金刚门首。那郝武住房是茅屋十数间，小小一个院落，也栽些花草，种些修竹。那郝家亲丁八口，自耕自织，倒也温饱。那些朋友闲时也走来问问长短，谈些家常。这一天，刚起来洒扫地皮，吃过了早饭，父子三人正在草堂静坐。忽听见叩门之声，那郝应熊忙出外开门，一看原来是邓家翁婿，忙让他二人进内。郝武听声音，知是邓翁，忙出来迎接，又招呼了褚一官，让进草堂归座。郝家二子忙去倒茶。这里郝武先开口问道：“今天你老人家为何如此高兴？一早就出来串门子来了？”邓老翁道：“不是串门子，倒有正经话要寻你们诸位老弟兄商议商议，还要打听些好朋友的出入去向。”郝金刚听了这话，一时蒙住，发起愣来，问道：“九太爷，此话怎讲？我倒不明白了。”邓老翁道：“你听我告诉你。如今山东放了来的这个学院，就是从前你们见过那位安老爷他的公子，是我的盟侄。他奉命来山东，不单是做学院，还带上

